尚書箋

王氏集注幷箋

甘誓

司馬云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　箋曰墨子莊子皆云禹攻有扈呂覽同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劉向說禹三戰而不服修教一年有扈服淮南子說有扈爲義而亾高誘云有扈啟庶兄以堯舜傳賢故伐啟凡言禹伐者或以在夏書通舉禹耳此篇因不勝而中軍令以爲用兵之法

大戰于甘　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箋曰說文戰鬥也水經注渭水東合甘水甘水出南山甘谷又云甘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言戰者敗詞也春秋傳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大戰者大敗也六軍大敗故責六卿

乃召六卿

司馬曰乃召六卿申之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　箋曰洪範夏制有八官此召六卿故知六軍將也乃始也難也召詩也軍士不用命乃誅元帥故難其詞

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女東晉本作汝下並同　馬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已下及士卒也　箋曰墨子云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嗟杳也事職也誓約束也白虎通曰王者或稱子

予我也改帝稱王者傳子之世非衆所推立特以仁義歸往其子嗣故改稱也以軍事爲重故曰六事

有扈氏

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鄭曰有扈與夏同姓　箋曰說文扈古文作岣夏后同姓所封在鄠有扈谷甘亭班固云鄠古國夏啟所伐扈又作戶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二所以通三統立三政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持一生死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月爲正者貴形也又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

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
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
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馬
日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日五行四時盛
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
正道 箋日李賢說威虐侮慢也五行洪範
五行以配五事夏所以受命者三正三統傳
子之世所立者以已世及不可使先代一傳
而終故存爲二王後扈不服厥而稱兵於事
當討然尊爲傳子致變故惟罪以不知天命
不服正朔奉天子也威猶
威也威傷者伐天子也

天用剿絕其命

剿從
說文引東晉本作勦 箋日剿絕也不臣天
子是絕於天命墨子書作日中今予與有邦
氏爭一日之命古文用从中蓋
以天用爲日中引天日爲證

今予惟其行

天之罰共從司馬本墨子同高氏引作龔箋曰墨子引書云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玉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鄭曰左車左右車右　箋曰女謂卿將也軍士罪皆坐其帥則兵精部曲整令不煩也故兵法云殺士卒之半威震天下治兵唯在使將自启始言之以爲後法攻治也巧也精選其士墨子書以左右爲左右二軍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政從司馬本墨子同其作爾　箋曰御使馬者言左右御舉帥車以賅車徒也非違也用命賞于祖箋曰墨子云賞于祖言分命之均也　禮記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無則以幣又曰古

者祿有功必賜祿於太廟此祖謂太祖非遷主也六卿官尊故賞于祖謂祭于大烝不用命戮于社不从司馬本戮司馬作僇箋曰墨子云云僇于社言聽獄之事也鄭注周官云凡師既受甲迎社主社軍社也戮于社者軍士將吏也予則孥戮女帑鄭眾引作奴　箋曰帑若箕子爲奴周以前黜大臣之法又罪其卿或奴之或殺之敗軍之罪重也帑金幣所藏然則帑之者沒其家資與

甘誓四

湯誓第五　　商書一

王氏集注幷箋

湯誓　司馬曰當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于有娀之墟奔于鳴條鄭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　箋曰本紀偰子昭明子相土子昌若子曹圉子冥子報丙子主壬子主癸子天乙是爲成湯諡法除殘去虐曰湯張晏說湯字也夏殷之主皆以名爲號

王曰　司馬作湯曰　箋曰先稱王者不可以諸侯伐天子史記說號武王言敢于爲

王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司馬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箋曰眾庶叛桀來請師者時伐昆吾將歸眾降人來因誓之悉審也非台小子敢
行稱亂司馬非作匪稱作舉馬曰台我也箋曰予小子嗣王之稱初即位之號也舉兵作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大傳曰桀刑殺彌厚而民彌暴
故爾梁遠遂以是亾箋曰殛極同字極止也天命已終今爾有眾司馬爾作
女女曰我后司馬曰我君民奉我為君也箋曰言今新降孟子引書曰後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司馬穡作嗇正作政唐石
經作割正夏箋曰不恤者自訴其勤也言不遑自恤舍農事而來求君思大國之正已

也割害通用字害正因害而求正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

司馬引此至不正十八字在多罪句下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司馬此下有今夏多罪句在天命殛之之上箋曰天明威自民明威故畏上帝

今女

其曰夏罪其如台

司馬曰有罪其奈何箋曰其曰者恐其反覆也今言夏有罪其將又言夏無罪則不輔予也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司馬曰遏止割奪邑國協和馬曰遏止也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箋曰率律遹欥通用字詞也言夏遏止衆力脅以自助又害夏邑之民故衆怠而不與同力無助可伐也白虎論夏曰夏邑言京邑也

曰時日曷喪

子及女皆亾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
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
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
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
命之去有日矣王偭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
曰猶吾之有民也曰亾則吾亦亾矣是以伊
尹遂去夏適湯司馬曰是曰何時喪予與女
皆亾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日是日
何當喪乎日亾我與女亦皆喪亾引不亾之
徵以脅恐下民也　箋曰此述桀言也孟子
引以爲民言則不得言夏德若茲故諸家皆
不從之桀自比日日不亾者也如日亾則民
必盡亾民無日不能生也女女民也女民欲
我亾我何至亾乎君主民猶日主萬物日亾
則萬物不能存非物之利吾亾亦非民利與

民相守女民盡亡乃能及我言不畏天下之兵孟子引曷爲害皆爲偕說云民欲與之偕亡趙岐說曰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乙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夏德若茲箋曰茲此也若此皆亡之言以民命爲戲**今朕必往**箋曰民言柰何桀誓曷喪勢尙盛不可攻故告以必往**爾尙輔予一人**司馬輔作及　箋曰白虎通說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爾謂降民也軍至欲其內應更稱一人者臨天下之詞

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司馬賚作理　鄭曰賚賜也　箋曰大賚革命之賞傳曰周有大賚賚大封於廟也**爾無不信**箋曰不信者先請降後又不從義師**朕不食言**箋曰食詐僞也

不僞言者許其必興師爾不從誓言司馬爾作女箋日約信日誓粒牲日盟湯受桀眾降新附之眾故與盟誓記日殷人作誓謂此也非誓師之誓予則帑戮女罔有攸赦司馬戮作僇鄭日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箋日帑帑戮謂克夏之日以不從誓者爲俘虜赦置也刑及大夫以上故云無有所赦縱

湯誓弟五

尚書卷六

商書二

盤庚弟六

王氏集注幷箋

盤庚 司馬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箋

日書分三篇弟一篇乃小辛時諸大臣追述般庚之政以刺小辛時諸貴族放逸與遷殷事不相涉其弟二篇始並述未遷時之令弟三篇述初遷之令因美般庚附及之耳俞樾說

般庚遷于殷箋曰本紀湯子外丙中壬孫太甲太甲子沃丁太庚太庚子小甲雍已太戊太戊子仲丁外壬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子祖辛沃甲祖辛子祖丁沃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盤庚凡十世十九君紀年般庚名旬殷都在河南偃師湯至太戊居之百五十七年仲丁去而居囂至般庚凡四遷復還舊都故小辛時諸臣述其既遷之政

民不適有居箋曰適如也如猶順也民在都下爲新遷諸大族所侵奪

故客主不安

率籲衆戚出矢言曰戚從說文引東晉本作慼箋曰籲呼矢陳也率讀爲欣衆戚王族姻也民爰呼愬王以衆戚兼并之故及出朝又陳言于王極言民病

我王來既箋曰既息也詩曰伊余來塈我王民謂般庚也言般庚欲息民故遷于殷

爰宅于茲箋曰茲謂此殷

重我民無盡劉箋曰重猶愛也劉劉落也詩曰將采其劉言般庚遷京本爲重恤民生恐其凋喪之故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箋曰匡正卜予也稽猶謀也客主不能相正其生業予民謀之曰其當如何言當定經制

先王有服恪箋曰服謂甸服也恪非古字當作各

謹天命謂臣民各飭正其天命遵土定制

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箋曰茲此京邑也殷謂京師爲邑不常安者後漸益兼幷民田經界不正于今五邦馬曰五邦謂商北亳囂相耿鄭曰湯自商徙亳　箋曰五邦者薄囂相耿殷也湯之前入遷而還還薄湯之後五遷亦還薄薄謂之殷數其地則四其遷則五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箋曰斷決也天斷遷殷而今罔知決斷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箋曰矧詞烈業也言卜稽之意當修湯舊政也　若顛木之有由枿說文引㽕櫱　馬曰顛木而肄生曰枿　箋曰顛當爲柛木自斃也國經五遷如木已仆望其條生耳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箋曰新邑卽殷也在新邑言新邑

曰茲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箋曰勸以紹業所謂箴也

般庚斆于民箋曰斆篆作學覺悟也傳曰叔術覺焉閩民失言而省悟由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箋曰由讀爲迪道也民言紹先業般庚悟焉乃迪道衆戚以湯舊命服之經晰正今法度之準曰毋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馬曰箴諫也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　箋曰曰讀爲爰毋或猶無有也伏壓也箴許愼說爲緘衣箴竹竿之類其制蓋若誹謗木般庚既正法度于是衆戚無有敢以貴陵伏小民之所箴者終言其效也自此以上皆小辛時追思般庚所記逓故皆題般庚

王命衆悉至于

廷箋曰此下稱王者記般庚當時之事衆衆戚也廷朝中也將頒誥故悉于廷面命之王若曰箋曰若順也小辛史臣順王意修飭爲此篇格女衆予告女箋曰格升也命衆咸升堂訓女猷箋曰訓猷皆道也黜乃心無傲從康箋曰黜貶下也從恣康樂也欲其自抑損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大傳曰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箋曰古先王湯也湯宅薄從先王居修明舊法任舊臣言遷邑之後舊人當自新以共政云亦者亦今般庚時以切磋之王播告之修說文引王譒告之爲句司馬曰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箋曰土先王之是也播告是修言舊人共政惟修

王所敷告
不匿厥指王用丕欽
箋曰匿以也隱也指示丕大欽興也不隱匿王所示意也王政用以大興也
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箋曰逸言流言下所謂逸口浮言也民怨其上諺讟必過其實當止諺以變民俗也
今女聒聒起信險膚
聒說文引作懖古文作聾　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鄭曰聒聒難告之皃　箋曰鈷斷也信伸通用字險儉古今字下言儉民是也膚亦浮也膚臚一字流言相傳曰儉臚語所謂膚受之訴也因上不聽言下乃羣起中其儉民浮言也
予弗知乃所訟
箋曰乃女也訟容通用字上匿王指下興民諂無所容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女舍德
舍東晉本作含　司馬曰舍而不勉何以

成德　箋门荒治也

不惕予一人

白虎論引惕作施箋曰易移也予治民不能自治大臣無德君亦無德是女不施於我

予若觀火予亦炪謀

箋曰炪讀若月三日朏明未盛也許慎讀若巧拙云火光也觀火本明炪者蔽之喻臣能蔽君也

謀作乃逸

箋曰作起整飭之也謀者盤庚也將行法於汝民逸而曰乃逸逸由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箋曰網結繩綱維紘繩紊亂也大臣爲民之綱維當令有條理則民不亂

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箋曰農耕人也嗇廩減禾穀也秋禾穀孰也勸以思久長之計無徒事兼幷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

箋曰黜猶降也

民中亦有女婚友非可欺侮也

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

箋曰不乃乃也積德先人積累之德

乃不畏戎

箋曰戎相也畏民助王以施實德洒誥曰成王畏相

毒于遠邇

箋曰毒厚也遠邇猶臣民也貴戚小民皆當厚其生計乃爲畏相也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

鄭曰昬讀爲敃勉也　箋曰惰不敬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箋曰承上服川事以田喻者爲眾戚計久長也畝從田十久字亦作畮分疆之田也樹穀曰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黍禾屬而黏者今高粱稷穄也今小米

女不利吉言于百姓

箋曰和應和也吉善也百姓百官受姓者舊家大族也應和善言則不銛銛

惟女自生毒

箋曰生產也唯己之家產是厚不恤人也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
箋曰敗毀禍害姦私宄姦也災從古通用巛害也不利吉言則同列怨唯自殖產則害於國敗禍必至如巛壅之爲巛害也
乃既先惡于民
箋曰惡憎惡也民先惡其不匡
乃奉其恫
箋曰恫洞也即同字奉承也承以同僚君上之俱憎惡
女悔身何及
漢石經身作命　箋曰身當爲躬明令通用字詩匪今斯令一作匪躬斯躬石經誤作命也躬何及者一無所及
相時憸民猶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憸漢石經作散說文引作思　馬曰相視也檢利小小見事之人也　箋曰責其聒聒而起浮言也憸即僉字眾也眾民箴言

當相顧之其可謂逸口乎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卽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民止謗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言也民謗既興將有危禍故恐沈溺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曰原撲撲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安也遲任有言曰人惟舊惟舊一作惟求舊馬曰遲任古老成人鄭曰遲任古之賢史器非求舊惟新箋曰以器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予敢五經異義引作予不敢箋曰匪罰非罪而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選數也言已酬其功茲予大亯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亯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亯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亯之此之謂也鄭曰大亯謂蒸嘗也箋曰周禮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

作福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鄭曰告女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　箋曰告難者以已心度人心未必全中特以意擬之耳謙不欲窮其私故先言未必中然後責之志猶擬也禮記云志矢一乘**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老侮從唐石經漢石經老作翁弱作流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箋曰侮孤亦皆輕忽言民不可侮**各長于厥居**箋曰客主相安乃能長也**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爲也予訓女猷女當勉行之**無有遠邇**箋曰

遠民遷臣用罪伐箋曰罪罰伐敗也厥死箋曰厥其也其將至于死用

德章箋曰章明顯也厥善箋曰善美也民皆歸美無矢言者邦之臧

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引邦皆作國佚作逸箋曰佚罰過當之罰予將執法刑及貴戚大臣爲過甚也凡爾眾

其惟致告箋曰惟思也思致告之意自今至于後日各共

爾事共從漢石經齊乃位箋曰齊平也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度乃

口乃漢石經作爾箋曰度量也量其口無大言罰及爾身弗可悔

箋曰此篇爲般庚之誥美其卹民隱能正羣臣般庚作鄭曰作渡河之具

箋曰作造謀也此篇追述陽甲時般庚爲臣謀遷殷之事惟涉河以民遷

箋曰惟思也遷殷以抑豪族故有民同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單單從馬東晉本作亶馬曰話告言也單誠也箋曰話會合善言也弗率豪右不循法度者大告以誠舍其奢侈之罪與之更始其有眾咸造馬曰造爲也

箋曰造造舟也勿褻在王庭褻眾經音義引作媟箋曰褻暬也日習爲暬妻會廷議故戒以勿褻云王廷者般庚爲臣之詞般庚乃登進厥民

箋曰登進者延眾升也般庚爲擯傳王命致萬民于外朝故登厥民曰明聽朕

言無荒失朕命箋曰以下代陽甲之詞明勉荒廢也朕陽甲也烏呼

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箋曰先后仲丁以後保后胥戚漢石經戚作高箋曰戚眾戚也保安也后繼體君也言大族貴宗所以安國家相幼君鮮以不浮于天時箋曰鮮當爲斯古字通用浮氾也猶過也言君臣相保順天時爲政無浮溢乃足以拯民殷降大虐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箋曰殷者成湯以前之舊號虐害也仲丁時殷都有大害先王不懷厥攸作箋曰先王湯懷安也湯舊都兼并湯亦不安其所以作而謀遷去殷之故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箋曰言四遷之利女眾所謂也承女俾女箋曰俾職也承讀爲拯惟喜康共箋曰

喜讀若股肱喜哉之喜興也惟思康樂共具也思興民使安樂供事非女有咎

比于罰箋曰遷者流放之罰遷京則不比于謫從予若籲箋曰若順也順

民籲訴之情懷茲新邑箋曰新邑新作京邑懷茲謂民思遷亦惟女

故以丕從厥志箋曰丕讀爲不民皆思遷眾咸不欲遷予亦不敢從民志

言依違重其事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一作爾邦一作

作國用遷以箋曰將者未事之詞試用也安邦言已謀之審而又慎女不憂

朕心之攸困一本女上有今字箋曰困讀爲悃誠也乃咸大不

宣乃心欽念以忱箋曰宣均也古者宣旬同字欽興也忱誠也眾咸皆

大不均其心又不與念誠信之行**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箋曰鞠生苦監也衆戚戚結怨于民致民怨驚動朝廷是爾自生之而自壞之以利自敗也**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箋曰臭當爲臭易曰閱其無人人之乘舟以求濟也舟人不濟則所載者皆去而舟閱宋矣以驗諸臣不遷受君民之怨必不依任女**爾忱不屬惟胥以沈**馬曰屬燭也箋曰屬連也不念以忱連屬君民亦將相與沈溺言其誤國且自誤**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漢石經稽作迪怒作怨箋曰或有稽謀也怒當爲努勉也衆臣不同我謀後雖自勉曷能療愈言當早自計**女不謀長以思乃災**箋曰乃災謂敗禍**女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誕漢石經作永箋曰誕延也憂朕心之困謂之勸憂女諸臣當長助我謀國相勸以公義乃長與我分憂今不能然則後將不復居位女何生在上箋曰上謂先代也女生產受自先祖今失位則無生在上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箋曰一無言悉毋也穢荒也即臭也人惡惡臭必無起穢以自臭者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玉篇引倚爲踦箋曰利民而民不欲遷必非民情恐爲人所謀倚女身爲名以迂遠女民之心耳言假託民情以拒至計因以破諸臣之邪謀使愚民覺悟也予御續御從顏師古引正義本作迓箋曰御治也續嗣也予陽甲自予也予御天下嗣位立爲王乃命于

天箋曰爲天子乃天所命以舊貴大臣不服陽甲故明之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箋曰奉持畜止也威用猶用威也大誥曰天降威用又謙言予不敢用威以持止女眾臣也禮勢當然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箋曰爾爾民也神重也先神后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皆勞民以遷者念念其法則予不克羞爾不從漢石經本東晉本作丕箋曰羞進也言不能進爾以謀長用懷爾箋曰懷安也先王不懷而予用私惠懷爾則爲失政然失于政陳于茲箋曰然詞也記曰然爲之立中陳久也茲謂耿也朝廷失政大臣豪宗病民于茲已久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崇漢石經作知箋曰高后湯

也崇充也丕乃猶毋乃也推神之意故作疑詞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不生生箋曰生生當爲牲牲衆進也言不助國家暨予一人猷同心箋曰一人猷謂遷亳之作猷諸臣所不願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箋曰比俌也爽忒也盤庚陽甲之弟故曰幼孫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箋曰迪讀爲攸攸長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箋曰女女諸臣也女同　起在位當與我奉畜衆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漢石經戕作近近當爲斯箋曰戕害則法謂不循舊法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箋曰安國曰綏文侯之命曰永綏在位言先后之安由女祖父乃祖
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箋曰言諸臣棄絕先業則祖父不救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箋曰有親也具時也儲也貝海
介蟲也古者貨貝寶龜言貪亂政而予有親之與之同位以乃祖乃父丕
乃告乃祖乃父乃父一作先父此從唐石經正義本作作告我高后箋曰
言諸臣祖父母乃私相告語惡此亂政曰作丕刑于朕孫正義
本無予此從唐石經箋曰丕讀爲不刑法也言天子所作不足爲諸臣法故至此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崇降弗祥漢石經作興降不永箋曰迪進也

女祖父猶不右女況進至我高后成湯毋乃重降罪罪女烏呼今予告女不易烏呼漢石經作於戲　鄭曰我所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箋曰敬警也大恤死也不用命者其罪伐厥死長用自警無自絕遠女分猷分漢石經作比　箋曰分當作介助也助予一人之作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乃有不吉不迪箋曰不吉不和吉言不迪罔能謀長顛越不共共從左傳東晉本作恭　箋曰服虔說顛隕越墜也顛越顛越者君命者不共事不以時辦給者暫遇姦宄箋曰王引之讀暫遇為漸齵詐不正也我乃劓箋曰大傳說觸易君命姦宄盜攘傷

人者其刑劓言不共之刑比於姦宄服劓刑也於周則誓小史曰墨皆以刑士大夫徇衆刑以戒事**殄滅之無遺育**箋曰殄盡滅沒育生也言不共之刑非直劓也又盡沒入其田里不使遺生業**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引無新箋曰易施種蓺也既沒其舊田于遷曰新邑亦無使受田施蓺也**往哉生生**箋曰往遷哉衆進以助治**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般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其宗廟朝廷之位箋曰此篇般庚初遷之政蓋陽甲時定議至般庚立乃遷遷時亶在殷奢侈嚴大族故定其所居居里居也畢命序曰分居里郊蓋以大族與齊

民同編均輸之舊法也衆戚仍恃彊貴致吝王不安民請紹業乃攻湯以來經界正法度又在此篇之後爲般庚之大業故小辛時人作書美之特敘於前耳位謂百寮之位先定其居爲編民乃正其位之尊卑使依職治事言此者明官民同里殊秩不相陵襍也綏爰有衆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　箋曰衆衆遷民曰無戲怠漢石經作曰女罔台民　箋曰戲偏也使貴族受田與農夸作故戒其偏怠石經作罔台民言無怠昏也懋建大命懋漢石經作勖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箋曰農爲政本故曰大命今予其敷心箋曰以諸臣不自安今更布其誠心憂臤颺歷憂臤颺從賈馬古文讀優賢颺東晉本從夏侯諸家作腹腎腸

箋曰歷艾也張載說歷試也裴松之說謂揚扎所歷試言優寵賢人揚舉者艾使新舊閒用以輔治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箋曰既遷京正位舊臣恐懼則疑同官讒訴所發故共怒也既互相怨恨因合比相譖故協比讒也言予一人箋曰言讀爲誩競言也大臣猜疑則爭訴之於天子古我先王箋曰古昔先王四遷之主將多于前功箋曰將大也前功四遷之土功既大矣既多矣適于山用降我凶箋曰適山者仲丁也亳有大虐故適山去舊居囂德綏績于朕邦綏從漢石經東晉本作嘉箋曰德得也遷京之主皆以利遷得安績于我國家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箋曰蕩洪析破極中也民以并兼之故者侈洪蕩破壞井邑之居田賦無有定中之則也爾謂朕洪石經作今爾忠朕箋曰謂勤也曷震動萬民以遷震漢石經作祇箋曰曷何不也震當爲振振動警戒之使遷也設言諸臣勤於憂國則當警民使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箋曰亂𤔔古今字治也越于也丄上帝天也今天心欲復還高祖成湯舊京以治於我商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箋曰恭當爲其承拯也篤厚也厚敬謂敬上帝也我及此時厚敬天意與女其拯民用永地于新邑箋曰地謂土田也永地者定編里爲長法肆予沖人

非廢厥謀箋曰廢忕也沖人新嗣位之稱般庚爲臣時欲遷即位遂遷焉似于狃忕前計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箋曰陳彥升讀靈各爲霝落卜予也哀民零落故惜其財力非敢違我兩解之用宏茲賁箋曰宏深也賁奔也奔走也先後藉用諸臣深謀成茲遷般之功此既遷之後釋君臣之嫌疑也烏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漢石經作乘箋曰殷之州長曰伯領二百一十國師當作帥十一國有連帥長屬長也領五國百執事庶官也隱痛也始遷大朝諸侯畢至因普誥焉外內協謀以恤民隱皆有大勞慰勞詞也必言邦伯者奄在青徐亳在豫異州也予其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勖箋曰懋勉簡

大相助也予方將勉力大助女諸臣念敬我眾箋曰念常思也敬警也以相助之故故思警女眾無好貝玉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箋曰肩作也生生眾進也我不作好貨聚斂不敢不共謀進治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箋曰欽興也今我既羞告箋曰羞告謂前此登進民而告之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箋曰恐諸臣面諛故告以志有順道與否爾無有不興助我則不匿厥指王用不丕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箋曰總數貨財寶珍也數于財珍謂亟亟於產業也民功曰庸自從也眾進從事于民功乃爲鞠謀人式敷

明德永肩一心箋曰肩作也布天子之明德則爲同心也

般庚弟六

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二　尚書卷七

王氏集注幷箋

高宗肜日司馬云般庚弟小乙子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高宗肜日箋曰本紀般庚弟小辛小乙小乙子武丁自般庚至武丁四君二世祀年武丁名昭稱高宗者旣崩稱宗之後追本其功德而述此事以垂法也高宗蓋薼正兄弟同廟之制而但祭其祖父故有雉祥肜祭之明日賓尸也周曰繹商曰肜說文肜船行讀若郴與閩同意前進之詞追前祭而更祭也繹者於太祖廟詩絲衣高子說以爲賓

后稷之尸於靈星是郊亦有形其說未聞此禘祭之形在契廟也殷人郊冥配郊者無廟亦當形於契廟也箋曰形祭𦤎尸組雍人陳鼎門外雉野鳥士摯象別於契廟

越有雊雉

鼎門外雉野鳥士摯象別子自外升爲天子也鼎長子宗器耳主聽聰作謀示當宋羣議雊雉雄雉鳴也劉向說雉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近赤祥也

祖己曰

鄭曰祖己謂其黨箋曰祖己殷同姓臣世本祖氏殷王祖乙祖丁支庶因氏焉非常之異諸臣必多陳天變進諫議故止其黨使勿言也

惟先假王正厥事

假從漢書引東晉本作格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辮髮重譯來

朔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司馬云王勿憂先修政事箋曰假大也暇也災異之來以覺賢聖不爲庸君虛下也高宗修德而反見異恐解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大王心乃正言其事假之者大傳所云遠方來云云之事也孔光說假爲來言異變之來起讀王正厥事爲一句言事有不正

乃訓于王

曰箋訓道也凡臣進規於君謂之訓訓之者無豊于昵也

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司馬無民之監之亦主箋曰殷庚父入嗣義也天其義今繼統而又繼父非主義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

鄭曰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惕焉引以諫王也箋曰殷庚先後王年多不永當時有異議故言長短一也孫星衍說陽甲四年小辛

三年是降年年不永然
既後之則爲父矣
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司馬
云中絕其命無民字箋曰嫌
斥王故言民中絕明有繼之者
民有不若德
不聽罪天既付命付从司馬東晉本作孚
箋曰若順既盡付與也言
天之付命但罰不順德
不聽罪者則盡主之
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如台司馬作奈何箋曰言見異當亟修德
已正其德猶當曰奈何見譴罰戒懼之甚深
求其
故也
烏呼王司敬民司司馬作嗣箋曰於
乎者將陳其戒也雖
之來不知何應然王嗣位
當警人以畏天宜思其咎
罔非天胤司馬胤
作繼
箋曰天胤繼天天位者也支子非後大宗
乃後天耳不永者既即位即先王也
典祀

無豐于昵　司馬云常祀毋禮于棄道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　箋曰典主也昵者私廟之稱舜告私廟日假于藝祖是也賀循說殷之殷庚不序陽甲蓋質家以君臣爲父子殷庚時陽甲爲禰南庚爲祖祖丁爲曾沃甲爲高祖乙祧矣殷庚陽甲小乙皆祖丁之子也殷庚不序陽甲而不敢廢南庚蓋以陽甲與已爲一代禰南庚因禰祖丁亦以兄弟爲一代也如此祖辛沃甲兄弟亦爲一代當曾祖廟祖乙爲高祖矣小辛小乙仍之而仍祭祖丁爲禰至高宗則養正兄弟同廟之制禰小乙而祧小辛殷庚陽甲祖祖丁而祧南庚曾祖辛而祧沃甲祖乙仍爲高祖自謂祀典秩然不知其皆私親父子而無繼統之道也華恒說宜爲神主立四室共一廟則高宗禰廟有四君禰祭自可兹位常祀遂無

獨禰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廟有四
主非人情也且三君皆爲陽甲之臣又迭相
臣君臣同堂猶父子同位又不可也殷一世
一及未必如周人昭穆之制兄弟相及皆宜
別廟

高宗肜日第七

西伯戡耆第八　商書四　尚書卷八

王氏集注幷箋

西伯戡耆 司馬云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西伯滋大伐飢國滅之又曰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

西伯既戡耆 戡者從大傳說文引作戡[illegible]司馬又作飢一作阢東晉本作戡

黎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耆人紂畿內 箋曰周之國自大王時始開其時爲西戎君長已與商絕矣而不爲邊患商因

而封之詩說自王季受侯伯之命文王襲位
三分有二而事殷遂與崇侯並爲二伯其先
又與鄂九共爲三公及後囚羑里幾不得免
故遂不朝而受諸侯之朝受命稱王大傳說
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
崩也序云殷始咎周盍出四五年當朝而不
至故也咎之周已稱王欲明與殷絕因出兵伐
其畿內國以明不臣也周王而曰西伯者商
史詞也自商先王言之雖伐紂殺武庚有天
下猶曰吾西伯不自爲叛寇以此見天下之
公也然而文必稱王者以西伯而稱兵是爲
大逆故必正其名也應劭曰上
黨壺關黎亭黎侯國今長治縣
祖伊恐 箋曰殷唯
恃西伯以輯叛撫戎今西
伯稱兵天下必亡故震恐
奔告于王 箋曰祖
伊外臣

故曰奔告傳曰奔問官守或者奔命師師以救者因告而進諫曰天子箋曰稱天子者天子爵也以警王心天既訖我殷命箋曰訖止也文王聖人今稱王故知殷命已絕假人元龜罔敢知吉假从司馬本王符引作假介元龜王充引作格人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箋曰假人大人也詩曰大人占之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虐从司馬本東晉本作戲箋曰淫大虐殘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司馬康作安虞下有知字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箋曰有侑也康食天子之祿康之

言廣大也率讀爲律法也虞度天性謂君臣大倫同於父子天性也今民叛是不度之

今我民罔不欲喪不从司馬今本作弗　箋曰王充說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摯司馬作胡不至說文引作不摯正義本無胡此從唐石經　箋曰威亦命也言恨文王受命之晚

今王其如台司馬釋如台爲奈何　箋曰欲王外撫西伯內改修德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司馬天下有乎　箋曰言彼自稱王我生而受命無恐也力不能制之詞

祖伊反箋曰反反私邑說文引反作返云還也

曰烏呼乃罪多參在上玉篇厽尚書以爲參字　箋曰參絫在上

乃

能責命于天箋曰責猶望也言天已絕王王仍望天之命乎殷之即喪指乃功箋曰即喪言自即於亡也指陳功功事也祖伊陳事而不見聽也不無戮于爾邦箋曰戮猶伐也言周非但克耆而已且不能無討于殷此戡耆卽觀兵意耳知紂之當見伐于周雖欲救王不得矣

西伯戡耆第八

微子弟九　商書五　尚書卷九

王氏集注幷箋

司馬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

微子之庶兄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滅阢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鄭曰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微子若曰 司馬云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其義可以去矣　箋曰若曰者順微子之意非微子自作名之曰誥然亦謨之類也水

經注沛水又北徑微鄉東春秋築微杜預曰有微子冢預又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微鄉今東平州蒙今沛縣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有微子箕子何荅云畿內采地之爵

父師少師

司馬父作大云大師疵少師疆後持其祭樂器奔周馬曰父師箕子紂之諸父鄭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　箋曰父師掌以三德教國子者記曰父師司成于周則師氏也爲王師官故于子稱曰父師少師蓋大樂正也掌教育子者記曰樂正司業又曰少師奉子以衰本爲王子師故對父師稱爲少也微子若守宮義不可去以其方在太學乃得謀於其師若瞽官大師小師疏[illegible]之人又不得直呼官名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司馬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箋曰或有通用字

我祖底遂陳于上

司馬無底　馬曰我祖湯也底致遂成上古也致成成功陳久　箋曰自古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司馬云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敗湯德於下　馬曰下下世也　箋曰酗當爲凶俗儒以爲說文酌字非也沈凶猶淫凶耳于酒用亂者好酒因婬亂婦人也班伯說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司馬罔不作既　箋曰殷謂王畿內也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讀爲叢聚也孫星衍讀爲鈔鈔掠也江聲說以呂覽耕有三竊有地竊苗竊艸竊艸竊者弗除則蕪除之則虛

卿士師師非度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
效爲非法度　箋曰師師衆法其長也卿士
之長則三公紂用費中爲政中好利其是與
其時比干死祖伊在外箕子膠鬲之徒皆已
廢去**凡有罪辜乃罔恆獲**司馬凡作皆恆作維
鄭曰凡猶皆也獲
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
者　箋曰言王任用罪人得位不以道**小**
民方興相爲敵讎司馬云小民乃竝興鄭曰
言婁相攻奪　箋曰方竝
也古守方爲竝讀若傷傷興傷依　罪
人得用者以起言官途襍朋黨勝**今殷其**
淪喪司馬論作典　箋曰命理
也治國之命理已亡矣**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司馬云涉水無舟航　箋曰涉徒
行厲水也津水渡也厓山邊也**殷**

遂喪越至于今馬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父師少師司馬父作大馬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往從司馬鄭本東晉本作狂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箋曰往者往大國求正已也古者君有過諫不聽則易位力不能則正於大國今紂如此我爲宗臣當發其非而出往愬於大國邪吾家旄馬曰卿大夫稱家鄭曰旄昏亂也箋曰旄老也家旄蓋謂箕子宗室長老孫于荒司馬作保于喪箋曰言禮當發往則箕子又孫遯於此荒喪之時似當任其亡國不可易置者今爾無指告司馬爾作女指作故箋曰指告以故當發出邪當坐視邪俗儒以爲告其當死當去一身之謀不待問人予

顛躋若之何其說文引躋云登也馬曰躋猶墜也恐顛隮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曰其助語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 其 箋曰覆宗亡國爲顛躋父師若曰司馬云太師若曰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箋曰侍坐于大司成有師道故不名而記曰父師但記其言非當時口講之詞順其意而别爲修詞故曰若曰也少師禮不當先對其問之自當荅問耳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司馬毒作篤荒作亡方興沈酗于酒司馬本無方興六字乃罔畏畏咈其耇長司馬云不用老長 箋曰咈違也耇老壽也舊有位人箋曰司馬無此句蓋經師以舊訓耇以有位人訓長後誤入正文今殷民乃攘

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
司馬云乃陋淫神
祇之祀馬曰因來
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
純色牷牲體完具　箋曰犧當爲獻獻牷大
祀之牲牲用凡用之
牲容隱謂藏于私家之
將食無災
箋曰將取也
言天地宗廟
久不饗祭祀故容隱祀牲者雖取食
而無災以明殷當亡滅天意章灼甚
降監殷
民用乂
箋曰降監天下視也乂治也天
須暇湯之子孫求可用治者
稠斂
召
稠从馬本東晉本作儺馬曰稠數也鄭
曰斂謂賦斂也　箋曰召徵發也言殷王
子弟用事者皆
稠數于賦役
敵儺不怠
箋曰敵儺小民並
興相爲儺敵者怠
讀爲謙輕豫怠之怠怡也說也小民之怨不
說釋言不能主政代紂位其時唯有微子賈

又義不得立罪合于一箋曰言殷子孫無可立者多瘠罔紹紹東
晉本作紹　箋曰多祇也言此時求正王位
祇自瘠創其宗枝無可紹統者言發出往之
無益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引敗作退　箋曰變殷言
商者據殷京言之若王室有災
由外來我王子當起受其禍敗商其淪喪我
罔爲僕詔
僕東晉本作臣僕　箋曰說文僕
古文作䑑淪亦當爲　命詔亦當爲
紹今商王無倫理自絕于天祖我無爲更臣
附紹紹繼之言从者非先守官則以身殉暴君
是惡黨　箋曰設兩　馬曰云
佞臣　端言之　言也
王子出迪我舊云
箋曰迪進道也舊云微子所謂故告也言
出亡合于義乃進道于我所言古人之虘刻

子馬曰刻侵刻也　箋曰刻當爲亥馬讀爲刻王充讀爲孩說云紂爲孩子之■微子

賂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閻運謂亥讀爲箕箕子書或作亥子易曰

亥子明夷箕子也**王子不出**箋曰箕子王子不出言箕子王子均不出也時

箕子于蓋已決志孫于荒矣**我乃顛躋**箋曰以一暴人而殺羣賢是爲顛墜先王

之命**自清**清從馬東晉本作靖　司馬說爲今誠得治國國治馬曰清潔也　箋曰

清爾雅作靖治也彼靖亦當爲清自用也言用發出往而能治殷國則可用治司馬以此

下爲微子言**人自獻于先王**司馬說爲身死不恨　箋曰安先王爲大

則廢紂可**我不顧**司馬說死終不得治　箋曰顧謂安全之也暴君威劫或去不

得達而被執戮空有叛主之名已尚不全安能全國乎行遯司馬說爲不如去

箋曰逃死而已此此篇立人臣之大法亦所以別嫌防民使不得藉口降叛故內臣不謀廢立而湯武得以誅紂其後微子持祭器造周軍則服罪之禮也故紀季以酅入齊春秋嘉之此義也

微子弟九

尚書卷十

坶誓弟十　周書一

王氏集注幷箋

坶誓

司馬云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 司馬云十二年正月甲子馬曰昧爽未旦也　箋曰劉歆術以爲己卯歲建卯月五日一行術以爲庚寅歲譔曆說庚寅建子月五日是月合朔在牽牛七度朔日庚申四日癸亥日南至下距春秋元年已未三百八十九年

王朝至于商郊 司馬鄭引經王皆作武王　箋曰凡舉大事必有行所朝至之禮於至之明旦朝焉郊遠郊百里

坶野乃誓 坶從司馬大傳禮記詩同東晉本作牧

鄭曰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　箋曰許慎說坶在朝歌南七十里自水經注倉水出衛縣西方山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矣

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

戉又作鉞　旄說文引作髦　馬曰白旄旄牛尾　箋曰杖持也戉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

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郭璞引逖作逷　司馬釋逖爲遠　箋曰麾之使遠約退周軍也大誓之時師鼓譟歌舞書傳說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麾之使遠恐其起敵多殺也專戒西人者虎賁三千人從王左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司馬友邦作有國　馬曰冢大也　箋曰友邦

八百諸矦矦家君蓋州伯也**御事**箋曰御訝也矦伯來受事者誓用軍法難於戒飭諸矦故警其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箋曰此皆諸矦之御事也三司者方伯之大夫天子所立三監也梓材謂之三父周制以為三孤亞大夫也旅下上也師氏於天子領虎賁士之長矦國無虎賁其師氏領君卒與**千夫長百夫長**鄭曰師師帥旅帥箋曰五百人為旅旅帥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上士千長者虎賁三千置三長也止殺當約士眾故戒千百長**及庸蜀羌髳**箋曰庸在楚西南左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蜀山氏帝嚳外家羌西戎牧羊人髳詩作髦西徼外產旄牛之地**微盧彭濮人**司馬盧作纑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箋曰水經注下雋西有微水或謂之慶湖在羅汭下游彭水出宕渠郡南遷朐忍縣左傳羅與盧戎敗楚屈瑕括地志虢州竹山縣及荊州古盧盧國微盧地今湖南岳州辰沅之境及彭濮四川貴州之界皆江漢西南德廣所及春秋夷狄之君七等稱人者其中等也伐紂唯用車三百乘不得將率蠻戎之師此八國君長來會孟津者**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箋曰稱舉比合立建也將戰則右持矛故令建于車以下聽誓其干戈步卒亦有焉則舉之比之也**予其誓王曰**箋曰復加王曰者眾既班定乃宣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鄭曰以古賢之言為驗　箋曰牝畜母也雞知時畜也晨當為辰時也無猶不也牝雞不知時**牝雞之晨維家**

之索箋曰此武王釋古之意言牝不知時而特以占時則是此家之孛悖也索孛字相近而誤耳索當爲孛或說以易震索索馬云索索內不安也又說索入家挼也索盡也空也皆所未安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司馬作殷王紂漢書引同

箋曰言婦人與政

昏棄厥肆祀弗荅司馬昏作自鄭曰肆祭名荅問也箋曰昏王引之讀爲泯蔑也周禮宗廟之祭日肆祭天日禋肆大祀解牲體也荅對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漢石經作任父司馬迪作用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箋曰王當爲壬壬任也遺任謂受遺任任政者先王之大臣也父母弟叔父也天子之稱羣臣皆爲伯父叔父故改言

父弟以明之葢箕子也又加母弟者明其親且貴祖父之族但言宗族足以明之不得曰王父母弟俗儒以爲王父弟母弟紂爲季子無母弟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谷永引崇作宗箋曰逋亡也逃亡也言紂招誘諸侯之叛臣與謀侵削侯國爲閒諜是以爲大夫卿士司馬無俾暴虐于百姓箋曰百姓舊家大族爲新進者所侵陵以姦宄于商邑司馬邑作國箋曰商邑京師也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共從司馬本漢書引同李善引作龔箋曰發西伯太子臨師自名者以奉文王主也共具也天罰已具待予行之言商民無罪今日之事

箋曰言一日可定非連兵攻戰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司馬釋愆爲過歐陽詢引作弗譽好整好暇用兵之術鄭曰箋曰本紀說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鷹揚盤旋不深入也凡戰車驍者徒走車驟者徒趨車輪三轉爲三步車三發徒三刺六步者車再三發也七步者徒當在車前也止齊以待紂師奔潰示不逼之之

夫子勖哉司馬釋勖爲勉鄭曰夫子丈夫之稱箋曰夫子謂虎賁大夫勖謂勉其衆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司馬本正義本唐石經五伐下皆有六伐七伐此從鄭本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

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正行列也 箋曰伐者與敵師戰而追奔也車三發則徒三刺徒更在前故得有五伐伐凡追奔車皆結陳在後爲聲援徐進言五伐已明步伍下不得有六伐七伐史記有者後人據僞傳本加之 **勗哉夫子尚桓桓** 說文引桓作狟 鄭曰桓桓威武皃 箋曰桓桓盤桓不尚向深入也 **如虎如貔** 司馬貔作羆鄭曰其威當如虎之將攫搏也貔一名白豹虎類也 箋曰言當養威使人自畏 **如熊如羆** 司馬作如財如離歐陽書羆作螭 箋曰言猛而文 **于商郊** 箋曰此已在仕郊復言往郊者戒其克敵之後屯於郊外 **弗禦克奔以役西土** 禦從馬鄭本顏師古引作御東晉本作迓

司馬云不禦克犇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鄭
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
師之犇走以爲周之役也　箋曰役從也從
西土人進也克敵之後犇者不禦止之縱之使
去**勖哉夫子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鄭曰所之
言且也　箋曰爾躬謂百夫長以
上之身軍士暴掠則將戮將帥也

坶誓弟十

鴻範弟十一　周書二　尚書卷十一

王氏集注幷箋

鴻範　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箋曰此篇箕子自作傳夏之道故許愼引爲商書左傳同今以首題王十三祀當在坶誓後

惟十有三祀　箋曰十三祀克殷後一年猶稱祀者未制作從舊號　王訪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焉

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　箋曰十二年克商以箕子歸禮而釋之箕子不肯既封之海外不可與謀政乃汎謀以訪之水經注汳水逕大蒙城景亳湯都也西有箕子家服虔云紂庶兄

王乃言曰司馬云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乃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也　箋曰先汎論後乃致其意所在

烏呼箕子惟天陰馬曰陰覆也　箋曰陰荏陰荏也休也言我周賴天荏蔭

騭下民司馬騭為定馬曰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箋曰武王升大位在下民之上

相協厥居司馬釋協為和　箋曰應劭云王者當助天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箋曰問為天天子之道應劭云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

箕子乃

言曰〔箋曰圉辭乃對故云乃言〕我聞在昔鯀堙洪水〔堙從說文引漢石經作伊洪作鴻〕汨陳其五行〔漢石經作曰箋曰治水用物器多不因性而但求勝五行反無用故曰陳陳積也應劭曰汨亂也水性流行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帝乃震怒〔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箋曰下言天此言帝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不畀鴻範九疇〔鴻範從大傳今本作洪範司馬云不從鴻範九等鄭曰不與天道大法九類箋曰此九疇之文藏在帝所鯀治洪水時已畀之矣鯀方命不從是以罷之則爲不畀也〕彝倫攸斁〔斁從說文引司馬作釋東晉本作數鄭曰言王問殷所由敗也〕

箋曰常序在位之法鯀罷司空而殛死是所以敗由不用鴻範也**鯀則極死**極又作殛　鄭曰春秋左傳曰舜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嗣嗣鯀也**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彝倫攸敘箋曰改帝言天者禹興由天非帝有用有舍禹興仍不外五行之法而常典以敘遂興爲帝也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大傳注云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雒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奉帝命而陳之

初一曰五行馬曰從五行至六極雒書文也鄭曰行者順天行氣　箋曰班固云以下六十五字雒書本文五行制器用之法

次二曰敬用五事敬漢書二引作羞此從鄭　箋

曰五事修身接物之法 次三曰農用八政 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鄭曰農讀爲醲 箋曰農和也八政立官行政之法 次四曰協用五紀 漢書協作叶 箋曰五紀治歷步地圖象之法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傳或作王 箋曰皇極聖人所以通天地 次六曰艾用三德 艾從漢石經漢書引同東晉本作乂 箋曰艾艾除治之意三德刑賞之法 次七曰明用稽疑 箋曰稽疑所以前知愼事之道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 箋曰庶徵修省消伏之道 次九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饗畏從谷永引東晉本作嚮威 馬曰言天所以畏

懼人用六極　箋曰饗畏所以驗治亂與庶徵同庶徵驗之天福極驗之民

五行東晉本五行等疇上各有一二等字此從漢石經司馬同下並同**一曰水**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箋曰五行以多寡為先後水包地多莫如水**二曰火**箋曰火熱力光景炎氣等足也地所以運行故次火**三曰木**箋曰本根生者有根生者乃有飛走血肉之類**四曰金**箋曰金剛土沙石皆其類也**五曰土**箋曰地之吐生物者曰土惟中國多有故少于金而次在最後

水曰潤下箋曰此用五行之法也欲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火曰炎上**箋曰炎火光上也火有光有氣有力及物最捷故欲炎物及使物上者用火炎物者謂欲物熱欲物自動

自焚及發光也上者以火力發重刀及使物自升舉也木曰曲直箋曰欲物曲及直皆用木木之質又自能利曲直也金曰從革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箋曰欲物從用金若創鋸鍇環之類欲物革用金若鼎范礚笮之類土曰稼穡曰從司馬漢紀白虎通引作爰東晉本同　箋曰土可樹蓺菜治之地也稼嫁也欲嫁物別生則用土收嗇物亦用土窮葬亦嗇也潤下作鹹箋曰此下藥物養生之術周官曰以鹹養脈血之與氣俱行者為脈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味以養則作鹹以養脈炎上作苦箋曰以苦養氣氣者人所以自舉及視息者象地有火則作苦以養之曲直作酸箋曰以酸養骨骨者曲直似木則作

酸以養之從革作辛箋曰以辛養筋筋舒功似從筋固功似革則作辛以養之

稼嗇作甘箋曰以甘養肉肉生皮毛齒爪似稼藏筋骨血似嗇則作甘以養之

五事箋曰事察也察已在此五者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

四曰聽五曰思大傳作思心漢書漢紀引同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貌曰恭言

曰從馬曰發言當使可從鄭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箋曰從順也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馬曰睿通也鄭曰容通於政事五行傳思爲思心睿爲容恭作

肅從作乂司馬艾作治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聽則下進其謀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體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八政箋曰二相六卿共執國政故曰八政蓋改虞時百揆爲六官故甘誓有六卿由禹制也一曰食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箋曰稷爲上相民食爲重與貨並掌富民之政禹陳言唯言稷益是食貨爲二相二曰貨鄭曰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箋曰貨共工朕虞二官其先但曰共工爲次相舜增設虞官夏初蓋總曰貨三曰祀鄭曰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箋曰祀禮

官據大禮而言故名爲祀于虞時爲秩宗

四曰司空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鄭曰司空掌居民之官箋曰空容也使地邑民居三相得

五曰司徒鄭曰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箋曰徒步行也主戶口徒眾因布五教取于徒者唯主成丁堪行役者

六曰司寇馬曰司寇主誅寇害鄭曰司寇掌司詰盜賊之官箋曰兼掌兵刑

七曰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　箋曰賓于虞時爲內言

八曰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箋曰司馬于古司寇兼之虞亦有田狩之職不設軍官亦不得以師名官師盍樂正敎國了者領外州百八師焉

五紀一曰歲箋曰王眚推歲

二曰月箋曰卿士推月

三曰日

箋曰師尹惟日

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曰星五星也箋曰庶民惟星星列宿也辰北極也此四者紀其順逆以待推步占驗

五曰曆數箋曰曆數曆久推測之數以五星月日列宿北辰經緯遠近知地形上下迂直

皇極皇建其有極五行傳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司馬敷作傳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予眾民　箋曰行以五故皆用五應修土則壽修水則富修火則康寍修金則攸好攸德修木則考終考命此五福者君斂之承之乃及庶民庶民不能自得之于天故曰皇建極也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女取中

正以歸心也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箋曰此三句箕子釋斂時五福敷錫庶民之意女女武王也言當時衆民定中于女故待女敷福民受女錫又能錫女以安中故女必斂福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箋曰朋風通用字淫朋淫放比德相比順修德者言民有善惡之分然當知民化于君非民有淫朋也皇不極耳非民有比德也皇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猶有為有守女則念之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箋曰猶為守三者庶民之職也猶圖也民所好圖聚之所惡圖去之為者農工商之業守者田里市肆之地民俗厚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上以上者任五事入政月十以以上有貢課之法也不協于極不羅于咎皇則受之司馬羅爲離王應麟云大傳作受麗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德也康謂民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門大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高明者也皇之建極非專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人有能協極為極者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國家也王符引羞作脩云為官撵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薮薮方穀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富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好謂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于其無好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正人無善則天子雖建極錫庶民福而其正人所作乃爲女咎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從漢石經司馬同義顏師古引作詖 箋曰偏頗也義古儀字儀幹也若槷牆所立儀表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說文引好作攷毋作無 馬曰好私好也
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此下四毋字司馬劉向又引作不鄭曰黨朋黨 箋曰黨有也蕩蕩平易兒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平司馬又引作便一作辯 箋曰平平辯治也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曰反 反道也側傾側也 箋曰凡毋者

皆謂正人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

會其有極 鄭曰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歸其有極 鄭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司馬皇作王彝作夷其訓作其順馬曰王者當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爲順也 箋曰日者箕子言也釋會其有極之義當以中布教令是法是訓以爲帝之能順極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順從司馬 箋曰此釋歸其有極也庶民惟于帝所布中言順而行之近迩也庶幾天子之明德謂協於極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　箋曰又加曰者總釋皇極之義作父母錫民五福也天下王錫保極也三德一曰正直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箋曰正直皇極也治民則一德治大臣諸侯但建皇極猶未知權僅可爲一德故與二克竝乃備三也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箋曰寬猛相濟則仍是正直也克肩也任也事有當以剛任或當以柔任者當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司馬變爲內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中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 箋
曰此言天子治世因時爲用燮猶熟也友順
也天下已治則直道而行暴亂以剛治
靡弱以柔治當積懦之時急之則壞 **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 司馬潛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
子非一朝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
子亦以德懷之 箋曰沈漸若婦人近侍待
之當專任剛高明大族若盤庚三告周公再
遜是任柔也谷永說云委曲從順所執不彊
惟辟作威 劉向王嘉張衡荀爽高誘引皆先威後福東晉本先福後威 **惟**
辟作福惟辟玉食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曰此
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
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箋曰作威剛克也作

福玉食柔克也作福爵祿人玉食豢養人玉讀爲畜臣毋有作威作福玉食箋曰言偏剛偏柔之德非常法臣不可效而行之以臣不可自專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箋曰謂大夫也而凶于而國而凶從漢石經東晉本無而　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箋曰國謂諸侯也諸侯稟政天子而威福自恣畜食私士必爲變亂凶國也人用側頗辟辟東晉本作僻　箋曰人謂士也春秋士爲王人士無威福玉食之權而用其偏剛偏柔是傾側邪頗怪僻之人王嘉說云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忒馬曰忒惡也　箋曰僭假也忒貳也庶民尤無權而有偏德徒爲人所不信言權以濟事

惟天子乃宜知之以三德補皇極之衛濟時者乃爲聖人也王嘉云民用僭差不壹**稽疑擇建**箋曰擇選也建立也有所擇有所刪建乃有疑宜稽**立卜筮人**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箋曰記曰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聖人以合天餘人假以爲教君欲有所爲其意未定先之以卜筮則外知意旨因可否而進規焉卜筮之人古之諫官也殷周更爲獻詩之史後立言官皆所以防救**乃命卜筮**箋曰乃始也言行事必始命卜筮**曰雨**鄭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箋曰凡占龜眡高向及四體五者備而成卦猶蓍者更十有八變乃合貞悔而成卦雨者蓋高體也俯靈屬仰釋屬**曰濟**濟東晉本作霽鄭曰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箋曰濟蓋前弇東龜也于卜師爲陽龜故如睛濟**曰圛**圛司馬作涕一作夷　鄭曰圛者色澤而光明也　箋曰說文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圛蓋後弇南龜也爲陰龜故若升雲爾雉以濟爲果以圛爲獵果露如雨濟獵拔如雲升也**曰霧**周官注引作盉司馬又作被今正義本作蒙又在圛前　鄭曰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　箋曰霧者左倪西龜靁屬爾雉云左倪不類故氣不釋**曰克**鄭曰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　箋曰克者右倪北龜若屬爾雉云不若故氣相犯也此五龜龜人謂之六龜以上下爲天地凡卜灼之高以雨爲類前以濟爲類後以圛爲類左以霧爲類右以克爲類各于其類占吉凶**曰貞**鄭曰內卦曰貞貞正也**曰悔**鄭曰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

也　箋曰說文引悔作𠧪易卦之上體也𠧪每也重卦故每每艸盛上出也伏羲重八卦爲六十四三代易書所同

凡七卜

鄭以凡七爲句卜屬下爲句　箋曰卜者龜蓍之總名

五占之用

東晉本無之此從司馬鄭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

二衍忒

司馬忒作貳鄭曰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　箋曰衍大衍之數也忒更也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

司馬云作爲卜筮鄭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箋曰時人善人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

箋曰恐一人阿意故立三人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司馬作乃謀及卿士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箋曰惟卿佐王聽政謀及庶民民從漢石經東晉本作人謀及卜筮箋曰言君當公其心以訪臣民乃聽卜筮人之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司馬作而身眾和而安眾助而强箋曰子孫其逢司馬作而子孫馬曰逢大也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箋曰吉言可行也君亦有獨斷之道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箋曰言執政亦得建立庶

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箋曰庶民亦得獻議皆所以防君自恣也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箋曰筮者或以義說雖從可逆逆者人所不欲故作外事及人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箋曰此或天時未可故靜以待之庶徵曰雨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曰暘暘司馬又作陽鄭曰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曰奧奧從大傳司馬何休引同東晉本作燠　鄭曰奧火

氣也曰寒鄭日寒水氣也曰風鄭日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
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曰時五者司馬作五是來備李雲引是作氏荀爽引作趙
箋日時承也時五者承五氣也五行傳謂之王極來備各以其敘司馬
敘作序　箋日謂王極修則木火金水土各以敘成庶艸蕃無說文引緐無東
晉本無作廡　箋日言庶艸者王極亦土氣也以生微爲驗一極備凶一
極無凶箋日以王極故雨暘等皆各爲極也備當爲備憋也五行坻墒則生災有
一備必有一無若金沴木是金備木亡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五行
傳日貌必恭厥休時雨孟春朔令日挻羣禁開閉闔通穹窒達障塞其禁毋伐林木仲春

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開關
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憂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季春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
四方行柔惠止剛强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
禳春氣箋曰雨者潤之所生故以象春人
貌宜澤而和因推爲木應也已自省又謹春
之月令時是若順也
順者不一雨亦是也
曰艾時賜若
五行傳曰
言必從厭
休時賜孟秋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裹
飾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朔令曰
謹功築過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政醵
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菑季秋
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
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　箋曰賜者剛明故
象秋言取斷割不撓故爲金應也已修言因

謹秋
令

曰哲時奧若

五行傳曰視必明厥休時
奧孟夏朔令曰爵有德賞
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隄防仲夏朔
令曰振貧弱惠孤寡慮因疾出大祿行大賞
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大子以妾爲妻乃令
民雩　箋曰奧熱象夏視以光而疾故爲火
應也已修視因
謹已午之月令

曰謀時寒若

五行傳曰聽必
聽厥休時寒孟
冬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
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朔令曰掇外徙止
夜禁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朔
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
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
小人樂　箋曰寒斂象冬聽者內
景故爲水應也已修聽因謹冬令

曰聖時風

若

五行傳曰思心必容厥休時風季夏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鄖喪疾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箋曰風助氣象土思無不通故爲土應也己省思因謹中央之月令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五行傳曰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鄭曰狂倨慢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來順之

曰僭恆暘若

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

曰舒恆奧若

舒從馬鄭司馬何休王充班固劉向

並同大傳作荼東晉本作作豫五行傳曰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荼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艸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奧之咎氣來順之

曰急恆寒若

五行傳曰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鄭曰急急促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恆寒之氣來應之

曰霿恆風若

霿從漢書引司馬作霧東晉本作蒙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

青黃祥維金木水火沴
土鄭曰霧見冒亂也
曰王眚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
眚從馬同東晉本作省
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厥咎瞀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
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疴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
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
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
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
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作歲之朝月之
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
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馬曰言
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鄭曰所以承休
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

徇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箋曰眚內生之災也師州十二師教民者尹長民者鄉遂都邑之吏也民無眚師尹主其眚王眚大爲歲之災師尹一日災耳記之以待補救

歲月日時無易箋曰無易者無眚也歲月日卽王及卿士師尹也不斥言耳

百穀用成箋曰穀者歲之主

乂用明司馬乂爲治箋曰卿士師尹之治以明

晙民用章晙從司馬東晉本作俊箋曰晙農夫也致仕卿大夫教造士者其民造士也章顯也

家用平康鄭曰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箋曰此王極休徵也主于王故大夫之家用安

日月歲時既易箋曰自卑以及尊故推日以至歲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晙

民用微箋曰微衰也**家用不寧**鄭曰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奧而已箋曰此王不極咎徵也**庶民惟星**箋曰星列宿也所以分躔次區州域故以庶民象之有災祥則占其野灾知方位則以中偏分度異然庶民不自告故不與歲月日同占**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五行傳曰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馬日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星好焉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上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奧中宮四

季好寒也　箋日此下別言地氣殊異有恒風雨恒寒奧之地不關休咎者也星地行執度所値離之地而有多風多雨者此非沴也乃惟分析氣候之事不可以占驗小數言之今海島沙漠多風荊揚梁多雨是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荀悅引有冬有夏有寒有暑　鄭日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　箋日日月之行謂地行也有冬恆寒之地有夏恆奧之地有冬此乃地南北極晷有長短氣有溫涼非日舒急所致

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

鄭日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箋日此言恆暘陰仍爲咎也月從星者五星各有月也驗五星之月足明地亦行星行星故能自致風雨氣不足則有風氣有餘則有雨也至于暘之照地地無霧霿則見故王之不極厥罰恆陰

是也

五福一曰富

東晉本一曰壽此從劉德本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箋曰五福庶民太平之應富謂足兵說苑引河間獻王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

二曰壽三曰康寧

鄭曰康寧人平安也箋曰謂無疾疫

四曰攸好德

鄭曰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　箋曰攸長好美也人物壯盛謂之長好人物和順謂之攸德以好爲愛好非也若人性皆善則亂世民亦好德人性本惡則好德乃民習善耳

五曰考終命

鄭曰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

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
終命　箋日成終言作事有終成命言子孫
從敎言從作艾之所致也然則攸好德爲貌
恭之應五行志以爲覗明致壽言從致康寧
思心容致
考終命

六極

箋日云六極者備五是爲王
極餘五事由王極致之故茲
列爲
六

一曰凶短折

馬日凶凶終也鄭日未齔
日凶未冠日短未婚日折
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五行志云思心不容其
極凶短折傷人日凶禽獸日短艸木日折一
日兄喪弟日短父
喪子日折凶天也

二曰疾

鄭日疾覗不明之
罰五行志覗之不
明其
極疾

三曰憂

鄭日憂言不從之罰五
行志言之不從其疾憂

四曰貧

鄭日貧聽不聽之罰五
行志聽之不聽其極貧

五曰惡

鄭日惡貌不
恭之罰五行

志貌之不恭其極惡

六曰弱

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弱皇不極之罰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六極五福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五行志皇之不極其極弱　箋曰鄭崇說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弱者雖生如死雖衆如寡故爲大凶極有六福唯五者王極建則錫五福弱不建之咎也此六極者時亂則民羅咎聖哲在下位不能自免故不曰凶咎而曰極若王子晉顏淵是短折也伯牛有疾司馬牛憂原憲貧譏蔑哀

駘它貌惡也然此
諸賢不得言弱

鴻範弟十一